



曲村陈家祠堂

## “谁人不识陈友谅” 陈友贵奉父隐曲村？

□首席记者 张广英 文/图

说起大汉皇帝陈友谅，读过《明朝那些事儿》的人都不陌生。若说陈友谅和洛阳有关，甚至他的部分家人及后裔就生活在洛阳，恐怕很多人会心生疑问。

宜阳县有个陈宅村，当地人称因陈友谅而得名，其子陈义（一说羲）就葬在附近。从陈宅村往西30多公里有个曲村，该村村民自称陈友谅之弟陈友贵的后裔。这是怎么回事？

### 1 陈友谅和他的兄弟们

曲村位于宜阳三乡，与李贺故里相距不远。79岁的陈长安从小在这里生活，他说，曲村只有陈姓，是陈友谅之弟陈友贵的后代，自明初繁衍至今已600多年。

陈友贵这个人，史书着墨不多，但基本可以确定，他是陈友谅兄弟中最小的一个。

陈友谅起兵反元，陈友贵一直追随左右。明嘉靖年间进士吴国伦曾在《陈张事略》里写道：“陈友谅，沔(miǎn)阳渔人子，与其弟友仁、友贵，至正中剽掠于村落，官兵累讨不能平。”这是按明代官方的说法，称陈友谅兄弟为草寇。

到了清代，张廷玉等人编《明史》，称陈友谅“尝为县小吏，非其好也。徐寿辉兵起，友谅往从之，依其将倪文俊为簿掾”。也就是说，陈友谅当过元代的小吏，他不喜欢，就到徐寿辉的红巾军中当了一名文书。由此可见，他识文断字，并非落草为寇的普通渔民。

在《明史》的记载中，陈友谅的父亲名叫陈普才，陈友谅投靠徐寿辉时，他曾加以制止，但正应了那句老话，儿大不由爹，陈友谅根本不听。从那时起，陈普才就担惊受怕，预感会有大祸临头的一天。

陈普才有几个儿子呢？《明史》里记载是五个：“长友富，次友直，又次友谅，又次友仁、友贵。”其中，友仁死于鄱阳湖之战。朱元璋平定武昌后，“封普才承恩侯，友富归仁伯，友直怀恩伯，赠友仁康山王，命所司立庙祀之”。

鄱阳湖之战，是朱元璋与陈友谅拼得你死我活的一场决战，也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水战。陈友谅之所以完败，是因为他将战船连在一起，结果朱元璋趁东风起，“乃纵火焚友谅舟，其弟友仁等皆烧死”。

看着是不是有点儿眼熟？确实，这简直就是《三国演义》中赤壁之战的翻版。罗贯中是元末明初人，曾和陈友谅一样参加了反元起义。有人认为，他对赤壁之战的精彩描写，正是参考了鄱阳湖之战。

再说陈友谅兄弟，战死的战死，受封的受封，但总让人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。尤其陈友贵，他的生死成了谜。

### 2 陈友贵是生还是死

如果像《陈张事略》里所说，陈友贵一直追随兄长进行反元活动，那么在陈友谅当了大汉皇帝后，除非刻意保持低调，他应该也会身居高位。

不过，遇到冲锋打仗这种事，陈友谅显然更倚重陈友仁。据《明史》记载，陈友仁号“五王”，虽瞎了一只眼，却智勇双全。在鄱阳湖之战中，他的死让陈友谅心灰意冷。陈友贵就没有这么大的影响力，他的名字被一笔带过。

陈友富和陈友直大概没有参战，所以和父亲陈普才一样，得到了朱元璋的“善待”。很多人对此不解：毕竟是在争夺天下，不是请客吃饭，即使不将对手赶尽杀绝，也不需要对其家人进行封赏吧？因朱元璋的母亲姓陈，有人便推断朱元璋和陈友谅是表兄弟，所以才对陈家如此宽容。

当然，更靠谱儿的说法是，陈友谅是反元英雄，朱元璋将这个对手除掉后，还要考虑收买人心。黄仁宇在《万历十五年》自序里，说“中国二千年来，以道德代替法制，至明代而极”，作为明代的开国君主，也许朱元璋一开始就有这种意识。

无论如何，在陈友谅死后，其家人仍得到了一定的生存空间。也正因此，如果

陈友贵没有死在鄱阳湖之战中，他就有了逃走隐居的可能。

长期以来，坚持陈友贵没死的人不在少数，只是关于他的逃亡细节和隐居地点，说法不尽相同。比如有说法认为，陈友贵战败后，和堂弟陈遂一起保护着五皇妃和九皇妃，携陈友谅的二子一女逃走。

陈长安也认为陈友贵没死。他说：“陈友谅当了大汉皇帝后，这个最小的弟弟被封为显王，负责总理内务。陈友贵并没有参加鄱阳湖之战，因此成了兄弟中的幸存者。他奉父逃回洛阳，在陈宅村西的三乡连昌河畔择地隐居，名曰‘曲村’。曲者，有曲意保全之意。”

600多年来，曲村一直只有陈姓人。在陈长安看来，这种“单村独姓”现象，更便于陈友贵的后人“认祖归宗”。

张广英 13783100559  
陈旭照 13937908023

### 3 陈家祠堂的“於诗公”

陈友贵奉父到曲村隐居，其父便成了曲村陈姓人的始祖。令人疑惑的是，这位始祖名兴，字於诗，并非《明史》里说的陈普才。

在陈宅村西的陈义墓前，有碑文明确记载，“大父才兴，父友谅也”。大父即祖父，也就是说，陈义的爷爷、陈友谅的父亲叫陈才兴。

从陈普才到陈才兴，再到“於诗公”，他们究竟是不是同一个人？又或者，只是为了方便隐居而掩人耳目？曲村人倾向于后一种。

“在曲村，陈友贵靠务农奉养父亲。后来陈兴去世，葬在曲村之南，遂立为陈氏祖茔。”陈长安说，祖茔原有30亩大，周围植柏，荆棘丛生，密不过人。1958年，祖茔被夷为耕地，过了二三十年，后人又将墓冢隆起。

前段时间，我和陈长安老人一起前往曲村，在村南的麦田里见到了陈兴之墓。陈兴卒年当在明初，可惜墓前原碑已毁，只剩碑盖，如今碑盖就用在墓碑上，望去别有一番苍凉意味。

同样显得苍凉的，还有位于村中的陈家祠堂。

午后骄阳似火，我们站在祠堂外面的树荫下，等着拿钥匙的人前来开门。在祠堂对面，是一座残破不堪的舞楼，外墙上镶嵌着一通古碑。我上前细看，原来这舞楼建于清雍正年间。“这是陈氏族人建的。舞楼前面还有供人坐着看戏的厅，相当讲究。”陈长安说。

时过境迁，如今舞楼已繁华落尽，陈家祠堂则荒草满院。这里供奉着陈兴与他的四个儿子：长子友谅、次子士忠、三子良、四子贵。据清乾隆时期的曲村陈氏家谱记载，前三子没有相关后人的记载，曲村陈姓人只是友贵的后代。

《明史》里记载陈友谅兄弟五个，还有一种说法是陈友谅兄弟八个，很可能这又是一笔糊涂账。

“曲村的陈家祠堂修建于明崇祯年间，有家谱传于后世。后与陈宅村西的陈义墓碑文互相印证，才知两地陈姓本为同族，都是大汉皇帝陈友谅的家人和后裔。”陈长安说，现在两地陈姓人已经合谱，每年共同祭祖。

如此，也是幸事。（本系列完）



陈兴之墓